

匠·心

阳光均匀地铺洒在古色古香的砖瓦楼阁上，翠绿青葱的绿植生气蓬勃。一阵风吹来，陈列的精美绣品发出轻微响动，远方的天空时不时传来清脆的鸟鸣……推开孟德芝的工作室，这小小的四方天地似乎有个天然的屏障，能把闹市的嘈杂隔绝开来。孟德芝正置身于宁静的氛围中，俯身在绷子前，绣着锦鲤。借着她一针一线的勾勒，锦鲤仿佛真的在绣缎上游动了起来。

孟德芝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蜀绣代表性传承人。很难想象，坐在封面新闻记者面前、精神饱满的她已年过六旬，而正在绣的这幅锦鲤图提醒我们，她仍未停止创作。

孟德芝虽出身蜀绣世家，但倘若没有那次高考失利，她现在或许是一名桃李满天下的教师。落榜后，孟德芝按照家里的安排进入了蜀绣厂。从这时起，她将与蜀绣相伴一路。倘若在蜀绣厂倒闭后她便一蹶不振，也不会有像《秋色高原》这样的巨作展列在人民大会堂。翻看孟德芝的人生，会有“落榜”“蜀绣厂”“失业”“创业”这样几个关键词出现，而她笑言：“阴差阳错间，蜀绣成就了我一生的事业。”

蜀绣国家级传承人孟德芝： 蜀绣成就我一生的事业

出身世家

“从小耳濡目染，学得又快又好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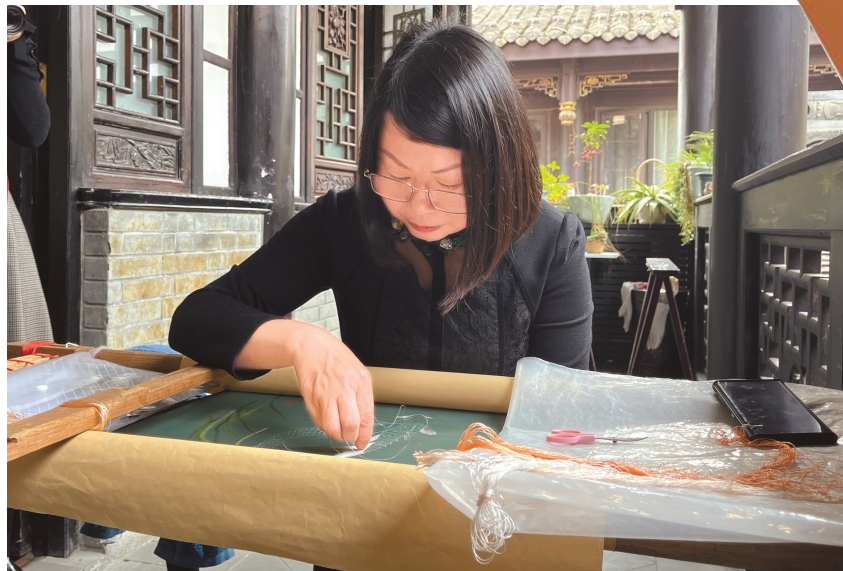
幼年的孟德芝看到外婆和母亲在院子的天井上刺绣时，未曾想到自己今后会与蜀绣结下一生之缘。那时她只是觉得蚕丝线五颜六色的，甚是好看。兴起之时还会模仿母亲，拈起针在母亲的绣作上煞有介事地乱绣两下。平时，母亲也会教她如何用丝线缠垫子下的垫块，制作出来的垫子远比其他小朋友的好看，这让她极为受用。或许是命运的呼应，孟德芝如今的工作室也有一口天井，承纳着这四角天空的同时，也映映着她刺绣的身影。

1978年，因高考志愿没填报妥当，孟德芝与自己的教师梦失之交臂，她第一次来到了人生的岔路口。来年的5月，恰逢母亲从成都蜀绣厂退休，她便接替母亲的工作进厂，跟着大师肖福兴学习蜀绣技艺。或许是从小耳濡目染的缘故，初入蜀绣厂的孟德芝就崭露出惊人的天赋：她绣的第一幅作品便在新人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。师傅们的认可给了她极大的鼓励和信心。如今，已到花甲之年的孟德芝仍对当时获奖的经历记忆犹新。她兴致勃勃地将工厂奖励的几块钱，全都拿来买瓜子和糖果，请师傅们吃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到了1981年。彼时，成都蜀绣厂正在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赶制巨幅双面绣“芙蓉鲤鱼”。表现突出的孟德芝被工厂破格提拔，与其余几位大师级的绣工一起，绣制这幅巨作。说到这儿，孟德芝展露出非常自豪的表情。那是她第一次接触双面绣。说着，她的双手跟着在空中比划，试图为我们重现“芙蓉鲤鱼”的样子，“那个鱼非常漂亮，栩栩如生。”

有了“芙蓉鲤鱼”这样的作品，孟德芝开始牵头绣制“芙蓉鲤鱼”和“牡丹林”这样的经典系列。在天赋和努力的加持下，孟德芝的技艺突飞猛进，掌握了蜀绣130多种针法，而普通人要做到这一点，要花费20年的时间。1992年，年仅31岁的孟德芝便被评选为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，“记忆中，我学习得还比较顺利，可能在学蜀绣这方面还是有天赋。”

然而，在蜀绣上如此有天赋、事业发展也风顺水顺的孟德芝，也一度有过动摇。20世纪90年代，蜀绣厂的收益日渐下滑，厂里不少年轻人都辞职离开。孟德芝那时已经结了婚，“有了小孩后也想出去挣钱。”但或许是舍不得蜀绣，又或许是老厂长的苦苦劝说，孟德芝最终还是决定坚持下去，继续俯在



孟德芝在工作室。

绷子前，潜心做蜀绣。

中年创业 “蜀绣融入我的生命，成就了我”

2001年，工厂选举孟德芝为工会主席，在事业一片向好之际，她却在2005年迎来蜀绣厂要改制、所有人都要下岗的消息。“我没什么其他技术，去扫地人家都嫌年龄大。”思前想后，孟德芝租下了一家小门面，决定创业，同时招收愿意学习蜀绣的学生。刚开始只有一两个学生来，门店的收入十分微薄，甚至一度到了需要借钱来还房租的地步。

孟德芝回忆，那是她最艰难的时候，自己和老公都下岗了，儿子马上要去北京读大学，急需用钱。幸运的是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。“下岗省级大师”这样的新闻题材吸引了一大批记者来报道孟德芝，也引起了成都市金牛区政府的重视。2006年1月，孟德芝从金牛区政府得到支持，并很快迎来了第一笔订单，制作金沙博物馆的300个太阳神鸟礼品。

2006年3月，成都文殊坊要打造历史文化片区，孟德芝作为蜀绣大师被邀请入驻。同年10月1日，文殊坊正式开街，孟德芝的工作室为此举办了一个开针仪式，绣制一幅几十平方米大的蜀绣巨作《老成都地图》，参与人数多达16人，共耗时7个月。每天，孟德芝和其他绣工在玻璃房内，背对着游客绣制地图。自此之后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她，更多的人慕名来学习蜀绣。

在蜀绣工作室发展得如火如荼之际，孟德芝再次迎来了一件大事。

2012年，北京人民大会堂要做一幅蜀绣作品。孟德芝和团队得到了这个珍贵的机会。大幅蜀绣作品的制作时间，都要以年为单位，而这幅《秋色高原》留给孟德芝的时间只有不到4个月。在时间如此有限的情况下，纵然是经验丰富的孟德芝也异常紧张，因为这不仅代表她个人，还代表了整个蜀绣：届时，《秋色高原》要与其他三大绣作品共同登场。在巨大的压力下，孟德芝带着手下的三四十位绣娘不舍昼夜地精心赶制，最后在约定时间准时交付。

《秋色高原》的原作是一幅摄影作品，经过孟德芝和其他绣娘的巧手，成了一幅7.5米×3.4米的巨作，油画般的画面色彩丰富，尽显川西高原层林渐染、气势恢宏的景象。至今，这幅蜀绣作品还挂在人民大会堂。

回顾整个蜀绣生涯，孟德芝觉得她对蜀绣的喜爱是不断积累、加深的过程。高考失意时或许是不不得已的选择，但从第一幅作品得到师傅们的认可，再到失业下岗重拾蜀绣，孟德芝与蜀绣相互成就，“蜀绣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，是我的事业，也成就了我。”

薪火相传 “匠心就是专心致志做一件事”

从当初青涩的学徒，到如今名满天下的蜀绣大师，孟德芝不仅在技艺上变得炉火纯青，还完成了从学徒到师父身份上的转变。算上体验课，她教过的学生已上千。回顾整个学习生涯，除去母亲和外婆的熏陶，对她影响最大的还是肖福兴大师。“匠心就是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，在师父身上有很好的体现。”孟



孟德芝正在绣制作品。

德芝说。

从1979年进厂，孟德芝跟着的师父就是肖福兴。在她的回忆里，师父是个非常寡言的人，虽然看起来粗犷，但绣花却绣得很好。他同时也是个很倔的人，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开始评选时，厂里推荐他去。但因为肖福兴本身已经是省级大师了，他就放弃了这个机会。

在孟德芝的眼中，肖师父就是什么都会做得很好的人。“有段时间不绣花的时候，我师父就去工厂里倒石膏像这些，倒得也很好。”

肖福兴大师对孟德芝的影响不仅停留在蜀绣技艺上，也让她考察学生的时候更加注重学生的性格和动机。孟德芝认为，学习蜀绣首先要喜欢它，切忌浮躁和急功近利，否则蜀绣这枯燥而漫长的学习过程很容易就把人劝退了。曾经有学生跑来跟孟德芝说，就是冲着评选大师而来的，她当场就建议学生别学了，“因为成为大师是个顺其自然的东西，不是你学习的目的。”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孟德芝发现，学习蜀绣的人群逐渐发生了变化：“我们过去纯粹是为了生存，他们则因为喜欢。”

为了让蜀绣传承下去，也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蜀绣，孟德芝和她的团队近年也做了不少“破圈”的努力和尝试。孟德芝与包括四川大学在内的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，希望能让更多有想法、有能力的年轻人加入进来。同时，孟德芝也进入中小学开办蜀绣兴趣班，让孩子们从小就开始“触电”蜀绣，培养对蜀绣的兴趣。孟德芝还带领她的团队出品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，不论是“熊猫”系列，还是“灯笼”系列，都深受年轻人的喜爱。他们还与互联网企业互利合作，尝试了直播、电商等新型商业模式。“实际上要做的事情挺多的，不光是技法上，也要以年轻人的审美和理念来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大、传承得更好。”孟德芝说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李雨心
实习生 王卓 摄影 刘可欣